



經武要畧正集十二卷



采恭

臣莊應會纂評

奇正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鬪衆而鬪寡

形名是也

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

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

也

以至實擊至虛

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

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王

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測之哉

唐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李靖曰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使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者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弗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畧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

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
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旣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
羊繇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子所謂形人而
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
擊卿謂若何靖曰曹公註孫子曰先用合戰爲正
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愚謂大衆所合爲
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太宗曰吾
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
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
謂無形者歟
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
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
能通安能至是

寒暑晦夜皆奇之時風霾雨雪皆奇之資水激火
烈皆奇之佐或潛而襲或邀而截或賺之使入而
夾擊或詐稱敵使而襲劫皆伏也皆奇也或示弱
以驕之或示瑕以誘之或奪其所愛挑其所怒以
激之或佯北以致之或姑委以餌之或先聲以奪

之皆疑也皆奇也

軍行勢不兩立術不兩全處已於順則在彼皆逆處已於逆則在彼皆順故爭山不得魏兵以敗拒水上流蜀軍以勝順風揚塵賊軍以潰宋時諸將失故鎮河而符離受閉不諳風勢而淮北之師敗於暴風震電故順就之法不可不講一曰順山必使吾軍先居高險則賊自陷於低下矢石擊發我遠彼近人馬馳逐我逸彼勞我則前峻後險而無向不濟彼其內卑外高而數面受敵一曰順水必

使吾軍先占上游則賊自墮於下流故順水行舟順流濟兵而利害之勢已分拒水爲營背水爲陣而難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我有摧枯拉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涉險之難一曰順風每遇戰鬪風起必使吾軍先背上風故曳柴揚塵而敵軍莫知吾之虛實吹沙走石而敵軍莫當吾之衝突順風揚藥而敵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風縱火而敵之營壁可以延燒是就順設奇之計也

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郡縣州人李賢率鄉

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爲一軍併力擊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旣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協諸柵公別統奇兵直接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待其疲而擊之必破後熾一敗衆將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并輜重等從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遇賢乃棄寧而與賢戰遂大敗後熾單騎奔走

分兵犄角以離其勢統奇直接以扼其鋒按甲不戰以待其疲一攻輒拔以乘其勝俱奇計也非此曷克破敵

曹操與袁紹相持以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

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益其曠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許

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可支一月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

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
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
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
高覽張邵等攻操營邵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
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邵曰曹公營固攻之必
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
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邵邵
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
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隋郡
尅之進曰安陸仲禮聞隋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
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
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
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開壘戰仲禮回師已在近
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尅
則安陸不攻自拔諸賊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精
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忠親自陷陣擒之悉俘

吳衆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

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

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

如箕

之張也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

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

以人馬逼逐乃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

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

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

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待出百

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

授任檻車送葛榮赴雒斬之五州皆平初宇文肱

從鮮于修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至是爾朱榮愛

其才以爲統軍

隋大業中突厥犯塞煬帝命李淵與馬邑太守王

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

懼色淵謂之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

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二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騎射獵示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犄角置陣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之斬首萬級

賀德倫攻藩晉將李從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藉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兵破之從審乃引兵而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生過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楊師厚兵攻博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藉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旣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王慙憤病遂增劇

爾梁王慙憤病遂增劇

國朝弘治間仇成寧爲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
御史李忠宣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
我自選五十人足矣從之仇度虜所必駐之處掘
坑埋地雷今二十人潛伏其中覆以蘆席飾以浮
土三十人登山瞭望以砲爲號虜至果札營其地
夜半砲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襲之自相蹂
殺過半而走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割虜
級遂成奇勲

預設坑阱嚴伏待之砲聲虛傳使賊自相蹂踐

遂以五十人禦虜萬騎用奇之妙實出意外而

軍又非走險觀此膽畧令人有生不同時之感

食亮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
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
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
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
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
盜其內是謂必潰

御史李忠宣使率兵禦之仇殺然曰兵不必多
我自選五十人足矣從之仇度處所必駐之
坑埋地雷今二十人潛伏其中覆以草
土三十人登山瞭望以他為號虜至
夜半砲發坑卒地雷亦起虜軍大軍
殺過半而走質明五十人歸報中
級艾非去劍購北朝畧令人直主不同部之
豫以五十人與虜軍講議用音之少實出意料而

虛實

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
食亮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
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
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
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
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
盜其內是謂必潰
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

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擊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我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攻鄰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俟敵兵到而勿與戰堅壁挫之潛以精銳襲所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歸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齊大破梁軍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

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
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
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

漢光武時南鄭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詔岑
彭爲征南大將軍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
南擊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
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西擊山

都乃援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
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
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
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出
兵逆擊之豐敗走

漢光武以臧宮爲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
廬屯駱越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
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
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

宮夜使踞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繇是遂安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雒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取民馬敢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韓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

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

諸軍人自蟻

音百蟻謂

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

陽所至焚燒積聚畧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泝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杲之守益口劉裕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嘗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不居此舫取之則獲

但縱兵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因乘勝繼進無忌鼓噪赴之澹之遂潰

燕王慕容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樞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旣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繇太行入悉歛諸軍

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卧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

始而標榜就頓旣頓鄴西月餘不進偵其臺壁空虛遂進復伏澗下易云師出以律安得不勝齊涪陵王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旣敗蕭衍日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囚俘得伯之幢主蘇隆之

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卽用爲江州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

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未弱冠應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資鼓旗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若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則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分合 附

唐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

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此分兵而能合之所致也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萬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鄱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大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此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梁將王僧辨討侯景與陳霸先會白茅溝進克姑孰次蔡州景登石頭城望官軍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爲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嘗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辨然之乃以強兵勁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宋仁宗朝契丹入寇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率兵八萬禦之時詔賜陣圖分爲八隊虜騎至延進垂高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

經正要畧正集 卷之二
步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尅敵今虜衆
若此不如合而擊之可以使勝違令而獲利不猶
愈於辱國乎倘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
爲二陣前後相副士卒皆喜二戰咸捷

主客 附

唐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
靖曰兵不得已而用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
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
二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

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
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
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宐太宗曰古人有諸
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
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
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
逆擊澹軍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
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

主兵當避銳而新集者又利疾擊客兵誠輕佻而

新集者又利速進唯因利致權者得之

緩急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軍
吏患之裨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竄陣於軍中而
疏行首書曰楚師輕佻因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
而擊之必獲勝焉楚師終敗

漢建武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妖言
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官將
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多數攻之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

購嘗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爾宐小延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卽敕宮撤圍緩攻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較尉

魏司馬懿圍文懿於襄平會霖潦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皆欲取之懿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焉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

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名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罄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斷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魏主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

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矢石
兩下晝夜攻之遂克

前燕大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
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
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
大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
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
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
之兵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

士衆故當持久以取之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
尅廣固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攻折塘賊兵十餘萬
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
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
氣衰而后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中
軍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
貳其將翟長孫等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腹心內
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寔營於淺

水原以誘之賊之大將宗羅喉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乃盡銳攻梁寔寔莫逞其志梁寔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申令諸軍合戰令將軍麗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喉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喉氣奪於是大潰

唐廣德

代宗
年號

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圍紇黨項數

十萬人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恐以亦相尚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堅壁待之賊果遁

宋師北伐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

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脇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糧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潘美盡略山後地書因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繇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去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渴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

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
流棄戈甲如丘山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
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帝聞之召彬
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
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實河東
京西帝悔謂張齊賢曰卿等共賭朕自今復作如
此事否

曹彬名將也一速出貪利遂違節而敗任將誠
難矣若宋主可謂幃幄運籌決勝千里者矣

用敵

漢趙充國將兵擊諸羌初罕行豪靡當兒使弟雕
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
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
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
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
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
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行及刼略者解

散虜謀

唐安祿山反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
嘗山次真定嘗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
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屍蔽野光弼醉而哭之出
爲賊幽閉者厚卹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
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
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
兵炎銳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以待
明日思明軍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
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
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援鞍休士是日饒陽賊
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
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

李愬請濟師討元濟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
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峭岬山以
取鑪冶城襲郎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擒將丁士
良異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
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

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愬軍騎抵柵下
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與愬策曰必破賊非
李祐無與成功祐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嘗易官
軍愬候祐護獲於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
旁故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之而
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
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
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
三千人爲突將日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
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乃械而送
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
乃令佩刀出入帳下補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隨唐
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委祐統之祐捧
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繇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
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極謀者反劾
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朝廷誠心任將雖用驍賊亦有請必從不爲中
制所以成淮蔡之功

宋曹瑋習知河北事詔爲真定路都鈐轄瑋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令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踰年復知秦州西羗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唵厮羅使其舅賞棣丹與厠敦立文法於離土族謀內寇瑋陰結厠敦解實帶予之厠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其首乎厠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

加夷攻夷

宋王韶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三策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羗西築武勝遣兵

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
目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
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郡皆故漢郡縣
所謂湟中浩疊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穀者
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
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
李氏在吾腹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
羌所畏若招請之使居武勝或謂源城使糾合宗
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爲漢肘腋之助且使夏人
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
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子純心術行誼多不滿人意而西羌番漢間厥
功自不可忘

宋岳飛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
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賊黨黃佐
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背曰子知
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

續正史要略正集 卷之三
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何如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溪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

兀术趣杭州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命命軍爭來降附

遣降者縱火於內而乘亂擊之於外此亂而取之之法○用降者要在深察其可而後結之以恩不然亦不可輕信也

王策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爲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宋孟珙可金唐鄧行省武仙制置司檄珙問邊事
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爲少然須木杳騰
雲呂堰等砦皆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
兩部與金人戰於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
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之呂堰進逼大
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斬首三千
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金鄧守
移刺瑗奉書請降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且初武
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
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
鄉土而使之耕因立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
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
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從之

設疑

敵或發兵肆掠我姑予以所利使入深地而後我計得行此爲誘攻誘攻之法陰謀以待之設筭以迫之毋作浪戰不幸而潰兵失守敵疾發而掩至則地爲必據城爲必守我總老弱編婦女持旗幟而週布之使不知我之虛又或爲馘馬之鈴羊蹄之鼓或發砲而偽練或束草爲假卒晝爲三旋旗夜持數頭羹臚於山灣映於林木或不得已而坐將壘口獨爲搦戰燃篝飲宴揮扇自若飛檄鄰郡

以應之此皆飾疑之計也

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李廣馳射匈奴射雕者三人生得一人已縛之馬上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部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

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廣令諸騎曰前到匈奴陳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後漢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不敵會日暮令士各交縛兩炬三

頭燃火虜遙見火多謂漢救兵至待朝將退范令
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
雲中

陳登守廣陵孫策遣軍攻登於康琦城登使人求
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
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燃其聚
城中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
首萬級

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郝昭以火箭逆
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
車折漢兵乃退後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
萬人守城懿率衆二十萬拒亮亮聞懿垂至欲赴
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
門掃地却灑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弱勢疑有伏
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見怯將有強
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以爲恨

魏文帝至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
至於江乘駕以木幹衣以葦蔴加采飾焉一夕而

成魏人自江西望憚之遂退

前梁張重華以謝艾爲軍師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輅車冠白幘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攘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據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有伏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後魏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衆數萬宇文泰令劉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備亮乃將三十騎先置一燾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定兒方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燻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恐懼一時降服

隋楊義臣爲朔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作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中軍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出其不意義臣晡後與

鍾葵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所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唐永王璘拒命肅宗使中官啖延宗招討之判官李銑以廣陵步卒三千同出於瓜步洲廣張旗幟耀乎江津璘登埤望之始有懼色其夕銑令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璘軍人以火應之璘懼以爲官軍悉濟矣遂及麾下宵遁

晉王入魏州劉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菘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日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後鄩潛師出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卽整衆而旋

宋命曹彬南伐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

之令贊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
劉遇急攻之令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
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贊南唐獨恃此援繇是孤
城愈危蹙矣

宋開禧寧宗年號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

嘗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十衣以甲冑持
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
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
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

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
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
之敵人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
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
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
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其後流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
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
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

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且
壽其穴一戰而平

示弱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
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
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
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亾者過半矣乃
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經正要略正集 十一卷
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
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俱發涓果夜
至樹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
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
曰遂成孺子之名齊因乘虛盡破其軍

秦王翦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
中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不肯戰荆兵數挑戰
終不出翦日休士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

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
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
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
軍項燕荆遂敗走因乘勝略定荆地平爲郡縣
趙李牧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
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嚮士習射騎謹烽
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
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警輒入收保不
敢戰如是數歲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

續正史卷之二十一

妙正在此

為吾將怯趙王謂李牧李牧如故趙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強起使將軍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妙正在此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咸欲一戰於是乃選騎士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眾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士卒惟恐不得一戰所以有戰必勝今之士卒未戰日日怕死臨陣只備一逃浪驅而前所謂敗兵先敗而後戰也有如李牧之養兵休士沉機示弱而帳下無赴湯蹈火之雄吾不信矣漢匈奴單于冒頓初立東胡方強遣使謂冒頓欲得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冒頓曰與人隣國愛一女

歷代史略卷之二十一

七

子乎與之居項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餘里
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與之冒頓大怒曰地
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與之者皆斬冒頓上
馬令國中有後至者斬遂往襲之東胡輕冒頓不
爲之備冒頓滅之

漢耿弇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
遂將其衆亾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
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猶來大
步弇餘萬衆言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

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
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城東收攻弇
弇先出臨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
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
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
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陳於
東城下大破之

梁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
擾動詔韋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

經正要略正集 十二卷
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獻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恥聞獻至乃退

隋末賊帥孟讓衆十餘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亾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世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擄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夷竈散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旣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唐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爲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

此間自有
妙用

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
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
乃斥供具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者親爲營護蔡
人以嘗敗辱霞寓等愬名又非夙所畏服易之不
爲備愬沉鷲多略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
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
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
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一能曉之居半歲知
士可用乃請濟師卒誅元濟

宋至道中折御卿授府州節度使而兵不滿數千
太宗戒之曰北虜嘗以西戎爲小蕃必輕敵而淡
入或引衆入境爾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師誘之
伏精兵以擊之必在吾掌中矣御卿果成克捷
狄青爲將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
寇多北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
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始無
遺類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密令軍
中聞鉦一聲則止再鉦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

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
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
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
不可勝紀

誘殲

春秋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
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
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漢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
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掠不相承稟光
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
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嘗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

躬不自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大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康然之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乃與數百騎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漢段熲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部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謂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况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

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巢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掩其歸路於計爲便將濟以爲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刻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前秦苻氏遣將苻黃眉鄧羗等率步騎討姚襄襄浚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頰爲晉將桓溫所敗銳氣衰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狼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襄壘以挑之襄果怒盡銳出戰羗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羗回騎

拒襄俄而黃睂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兵法剛毅自用可乘又曰忿速可悔姚襄早已
爲羗覲破焉得不敗

東晉平州刺史崔恣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
同滅慕容廆以分其地廆聞之曰彼信崔恣虛說
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服吾
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利我速戰若
逆擊之適落其計不若靜以待之使自疑三國之
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

於是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
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陰通於廆
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
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子甄推
鋒於前子輪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悉
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至方率兵拒之前
鋒始交輪已入其營繼火焚之衆遂大敗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掠大將陸騰討之
獠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

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撲勦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後漢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孫雉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未決豈雄才相類算略抗衡當亦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復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潼關之賊必望風而散

諸處旣平長安自克雉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溜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雉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楊侃向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因便據石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

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之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軍士遂轉相與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火光遍數百里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劉之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李茂貞已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爲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逐之全忠命諸軍秣馬

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我朝嘉靖時二源山廣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

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俞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盛騶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嗣遂平幕府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

不意

孔明曰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幾見幾之道莫不先於不意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而歸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

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吳人至見荆有備而返左史曰其返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

漢建武

光武年號

中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

守西安諸郡太山太守陳俊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耿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

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拔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卽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亾歸劇

朱雋擊賊帥趙洪斬之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

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圍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賊攻其東我備其西此防守法也而彼守其西我卽乘其東反是卽爲攻法兵機何嘗亦惟神

明變用耳

宋武帝謀討劉毅王鎮惡曰公若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思領百舸前發先是劉毅稱病表從弟兖州刺

史藩爲副鎮惡旣受武帝之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思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甲士看守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可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艦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兖州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江津船艦被燒旌旗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

門鎮惡已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城南門及東門而襲破之

南北朝魏太武伐夏至統萬收衆僞遁夏兵爲兩翼鼓噪追之會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崔浩曰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併後隊以犄之夏衆大

潰遂取統萬

夏都號統萬

魏田豫討鮮卑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兵從南門出胡人皆往赴之乃潛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尸積地

韓褒爲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內地家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乃下令屬縣謂先以不及備故多被抄掠齊人狃於不覺以爲州中素未集兵今必不能追躡當益解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兵北出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周梁州恒稜獠叛長史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

進攻文表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
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
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恒稜猶
豫未央文表軍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
有獠帥數人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
導但慰諭子弟使來降可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
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邀我當更出其不
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旣失
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

先誘其降
後破其伏

兵未壓境獠已款詞而請爲嚮導計欲誘入伏
地亦甚巧矣文表明燭其奸亦用款語悞之我
朝韓襄毅率兵征大藤甫至卽有儒生里老數
百願爲先驅者此卽獠之故智而韓已知其爲
賊立磔之馬首雄風英略今古相符世有若人
賊技其安施乎

東魏高歡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
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雒州西魏宇文泰
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

河示將必渡欲邀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諸將咸曰賊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悔將何及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壩上今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自守無遠鬪意又狙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幸公等勿疑宇文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而濟軍東出晨興至閼竇泰猝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宇文泰乃縱兵擊破之遂斬竇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雒州聞泰死焚輜重棄城而走

會昌中

武宗年號

回鶻入寇詔劉沔爲招撫使以太原

師屯雲州沔語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觀其所爲勢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悞事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趣虜帳疾雷之勢彼不暇支吾必當遠竄苟不能捷吾以兵繼進亦無患也雄自選勁騎并

雜虜三千乘月黑夜發馬邑徑趨烏介牙帳逼振武雄入城登陴視其衆寡見羶帳東數十從者皆朱碧謀者曰此公主帳也因進兵斬萬餘級迎公主還太原

唐光啓中

僖宗年號

秦宗權數爲朱全忠所敗恥之悉

力以攻汴州其將張晁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蓄銳休兵方來擊我謂吾兵少畏懼止能堅守而已今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若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砦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爲神助

後唐李嗣源襲鄆州高行周爲前軍會日暮陰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啓關納外兵日拔牙城

乘懈

春秋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
十二月癸亥攻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坂侵鄭
次於陰口而還孔子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榮且
有歸志必大克

漢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黃巾賊張
角並無功而還乃詔皇甫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
梁戰于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

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
五萬許人復與鉅鹿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
陽又斬之斬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卽拜嵩
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曹操征張魯至陽平魯據橫山築城綿亘十餘里
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守備稍懈操密
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
文鸯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

勒召將佐曰吾欲悉眾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
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
勇悍而未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
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
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
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
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
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
士咸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衝擊之

不克而退末桎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
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
眷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桎三弟爲質而請末
桎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遠西鮮卑德國也與我
素無仇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
怨非計也歸之必浚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
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等引歸
王昌亦還勸勒召末桎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
繇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董博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廓廬舍博
霄按兵不動左右請出兵博霄曰未也遣人執白
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
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
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
級

郭子儀李光弼還嘗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
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
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

北就思明又使牛珽玠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爲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諾之曰汝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

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卽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雒陽走歸范陽

乘賊疲而後決戰此必勝之着獨怪經年相持不知彼已賊雖有懈弛之日在我不乘機制勝而時久氣索偏易見瑕爲敵所敗良可惋嘆

